

罗先明

本案 拒绝旁听

BENAN
JUE
ANGTING

本案拒绝旁听

罗先明

JEPANGTING

封面设计：姚增良

本案拒绝旁听

Benan Jujue Pang t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24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 $\frac{3}{4}$ 插页2

1990年4月北京第1版

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-11,500

ISBN 7-02-000987-5/I·942 定价 3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被逼辞职，一个失去妻子，一个无辜入狱罪名是“强奸妇女”；一个猝然去世不仅仅由于心脏病突发；一个卖身豪门倒落得悬梁自尽；一个欲占高枝结果却服毒身亡；一个本为罪魁却纤毫未损；一个恶贯满盈只轻笔带过……一切皆源于一起拒绝旁听的“官倒”大案。它涉及阴私？或属于国家机密？本书通过对“官倒”黑幕的无情揭露，对各种保护“官倒”势力的深层剖析，对政法机关内部某些执法犯法丑行的大胆谴责，对敢斗权贵的“小人物”的热情讴歌，深刻地触及了权与法、金钱与理性、人欲与爱情等尖锐问题，震撼人心，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。

引 子

法庭。

按理说应是个严肃的所在。你看那象征正义和尊严的国徽，不是高悬于审判台上方，任谁也无法与之抗衡么？三位法官坐的高背椅子，特意铺上了色彩凝重的黑天鹅绒。五名检察官和五名辩护律师左右对峙，旁听席的第一排藤椅全部被K市党政要人占满。那四名腰佩手枪的法警，更增加了法庭的庄严。

然而眼下，这里却乱套了。

“你们胡说！你们混蛋！有你们这样审案子的吗？我儿子犯了什么罪？改革开放搞活，他还该立功受奖呢。就算他做错了一些什么，可那能怪他吗？你们有本事到省里抓‘大老虎’去，那才是你们要审判的人。你们欺负我家里在中央和省委没靠山？我的靠山是联合国……放开我，我不怕，我就要闹。我还要在背上贴个天大的‘冤’字，跪倒在天安门广场。走，我们退场，表示抗议，今晚就跟我到北京告状去。泥巴只拣软的捏？看我闹个样子你们看看……”

法庭里炸裂了。旁听席第一排传出的这一篇洋洋大论叫其他入还没来得及消化，一个更令人惊呆的节目马上又开场了。还是刚才说话的这一位，一位穿毛料女西服有资格在前排就坐的中年女性，“呼”地从座位上蹦起来，三步两步奔向被告席，拉起正在接受审判的人犯的胳膊，就往外面拖。

这举动太突然了，简直和任何法律都于之无效的外星人莅临没两样。有两名法警尽管就站在被告两侧，竟也没能及时作出反应，听凭闹剧的表演者将人犯拖开三五步远，眼看真要劫出法庭。

法庭旁听席约有五百个座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。”因而每次开庭之前，法庭门口的“公告牌”上便会明白写着：本院将于某年某月某日公开审理某案云云，于是法庭便座无虚席。不过《刑法》第一百一十一条又说：“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，不公开审理。”于是偌大一座法庭有时便空空荡荡，只剩了一些个当事人坐在里头。

今天的案子审理有些特别。你说是公开审理么，第一排以下全是空的；你说本案属于不宜公开审理之列，法庭里却确实确实还坐着一些与本案无直接关系的要员。他们具备特殊资格。

只有门口的“公告牌”上说得干脆：

本案拒绝旁听

且说那人犯即将被劫持之际，有特殊资格的旁观者们到底醒悟过来。首先作出反应的是两位法警，立刻把胆大包天的劫持者奋力推开，夺回了审判对象。接着从人数有限的旁听者中间又拱出一个角色，是一名颇有尊者风度的中年男性。

“你发疯了？坐下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他说着，一把拽住那位狂人，使劲往座位上按。

“怪你，怪你，全怪你！怪你这老鬼没得卵用，左爬右爬爬不上。你要是当了部长省长副总理，我们母子俩还会受这种气？哪怕你混个副厅级，人家也不敢把你怎么样……什么法律面前人人

平等？我要上告，我要上北京控告……”

女的趁机撒野，揪住那男的就是一顿拳脚。

地面陷落，桌椅翻倒，房梁开始倾斜。审判，眼看进行不下去了。

法庭门口，“公告牌”下，不知是谁第一个获得内情，得知正在审理的是个什么案子，便关切地驻足静候，想看看审判结果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竟把个法庭大门围得满当当的，人山人海一般。其中某人或许有特异功能，听出了里头的嚷嚷声，便想进去看个究竟。

这当然不可能的，“公告牌”的尊严岂容亵渎。他们刚一挪步，便被轰出来了。

他们中也有懂得法律条文的，便对驱赶他们的人发问：

“这案子涉及谁的隐私了？”

“那能算国家机密？”

维持秩序者遗憾地摆摆手：“上级指示。无可奉告。”

……

里头，大红国徽下面，嚷闹声仍在继续。

第 一 章

星移斗转，夜阑人静，市区的大小建筑物都在淡淡的夜雾中闭上了眼睛，一盏盏路灯也象在打瞌睡。然而，无尽的烦恼却使陈小妹迟迟不想上铺。单人宿舍小得可怜，放上一张床之后便所剩无几了。尽管这样，她这个体态娉婷，正处于开放的鲜花一样年纪的姑娘，还是喜欢这巴掌大的一块天地。

今天，她却把烦恼带进了自己的小天地。小巧的栗色书桌上堆放着帐本，干净的印花床单上摊开着帐本，铺有花砖的地板上摆满了帐本。帐本上一行行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，结成一串串鱼钩似的疑问：副总经理陈立平经手的一百八十多万元购货款，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。

一百八十万，我的天哪，竟超过整个公司现有流动资金的总和。无怪乎公司欠债累累，货源眼看就要短路。

更使她忧虑的是，总经理刘吉金却要维持公司表面的繁荣，工资照发，奖金照发，各种莫名其妙的福利补助照发。此外还用“红包”对某些人实行重奖。钱从哪儿来？借。向航运分公司的总帐号借，向工商银行的金库借，还向友邻单位借。为了撬开对方的金锁，不惜重金回扣。K市党政领导却盲目地频频光临，各种锦旗、贺匾挂了个满壁生辉。

她知道，这是财经制度所不允许的。她七月才从财经学校毕业，八月被分配到这个公司，现在才是九月，已遵命用谎言贷款两笔。倘继续下去，何时得了？作为主管会计，这责任是能够推卸的么？说不定到了哪一天，冰凉的手铐就卡在自己的腕子上。

屋里闷得烦人，可是她连窗帘也不敢揭起。一张又一张凭单，一行又一行数据，累得她眼睛发酸，直流泪水。她多么希望，能看到那一百八十万元的回单啊。你支走那么多钱，总得有发票回来结帐啊。没有，没有。一百八十万元贷款已支出一年多，就是不见任何回响。

这是第三个夜间工作日。偷偷带来的帐本差不多被她的纤手磨得发毛了。可是她空忙了。

真是空忙了么？

她突然战栗起来，好象屋里的气温骤然下降了。远处湖面的鱼腥气味，从窗户的缝隙里直往屋内灌。假若陈副总经理在这一笔帐上玩了花样，那不是极大的犯罪么？

她纤细的身子一下扑倒在地。她想起了两月来的种种传闻。

不会吧，他有这胆量？他父亲是市委副书记呀！

她揉一揉沉重的眼皮，把已经结束的工作，又开始一遍。

帐目混乱不堪，甚至随意涂改，满纸是墨团，好象小学生的作业本。凭据中夹了大量“白水发票”。真不知记帐人是由于无知，还是就范于某种压力。那一百多万元贷款，就象藏猫猫似的，隐匿在这一团乱麻中。

刘吉金总经理知道这些么？他为什么要把前几任会计的帐本封锁起来？

她太累了，一屁股坐在散开的帐本上，心里窝了股无名火，真想把帐本统统烧掉。呵，对了，听说会计室以前还真失过火呢。

这叫个什么经营单位呀？恐怕只有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才有。

晨雾慢慢散去，朝霞开始燃烧，窗外一点点亮起来，大街上断断续续有了汽车和行人的喧哗声。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。

她脸朝下趴着，纤弱的身子不住地颤抖，无言的泪水顺着指缝往床单上渗透。她还年轻着哩，还想做一番事业哩，却一头栽进这样一个鬼地方……

要不要向刘吉金汇报呢？她深深地苦恼着。

二

是来公司报到的那一天。

“以前的帐目你别管。”开始秃顶的总经理刘吉金，健康，壮实，满脸红润，眼神的每一瞬间变化都透露出他的强悍和精明。他放下正在使用的电子计算器，冷厉的目光透过镜片，瞅了陈小妹半晌，才郑重地吩咐，“你把你所经手的帐目从头立起。”

怕是听错了吧，陈小妹好不惶惑。

刘吉金摸出几块奶油巧克力，说：“你和我女儿一样年纪呢。调你来这儿不那么容易，想来的人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一直打算成立计财科，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负责，你一来就好办喽。”

陈小妹没有拒绝接受他的奶油巧克力，身上感觉到一种热水浴般的温暖：计财科长，如果能在三两年内当上计财科长，那可太美了。同期毕业的同学中，大概数我最幸运。

陈小妹嚼着奶油巧克力，一股奇妙的滋味慢慢传遍全身，希望的太阳在心中冉冉升起。

“拿着，这是我给你专门制订的工作手则。很简单，七个字，‘绝对服从总经理。’总经理负责制嘛，对不对？”

一张写了字的硬纸片“唰”的一声，推到陈小妹面前。奶油巧克力在胃里引起一阵痉挛，她几乎跌倒了。

“你是我们这里的第六任会计。”

“真的？公司成立多少年啦？”

“到本月三十日止，满打满算两年零八个月。”

“真的？那不是每半年换一次！”

“改革啊，经理负责制啊，经理有权啊。你呀，小心点吧。”

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，她意外地碰见了父亲的老同事李东胜伯伯。当年伏在李伯伯背上撒着娇不肯下来的情形，陈小妹至今还记得。那时的李东胜多么健壮啊，一只手把她抛上去又接住。现在，经过七转八转，转在公司搞勤杂。拖地板、倒痰盂、送开水、收发信件、蹬三轮车送邮包、买杂物等等，就是他的工作。他的肚子里储存着不少本公司内幕的信息。她赶忙给李东胜沏了一杯浓茶，热情地请他就坐。

“我只喝开水。”瘦小、干练的李东胜，把浮在水面的茶叶用力吹掉。“茶叶有股怪味，就象咱们公司的领导人一样。”他突然觉得说漏了嘴，赶忙补充，“你和我可不能相比，和领导关系越来越好有前途。你看看办公室主任刘恒聪，人称刘吉金总经理的跟屁虫，在公司里说一不二，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权力加起来也没他大。据说还要当局长。再说咱们的公司的派头，在K市数一数二。”

公司的大名叫“南国水陆联营腾飞总公司”，简称“腾飞公司”。它在行政上隶属于省航运局K市分局，说得通俗些是个劳动服务公司，旨在为本公司的职工干部谋些福利，其经营范围应该与航运有关。可如今的“腾飞公司”，仗着省属单位的硬牌子，总经理由省航运局副局长兼K市分航局局长刘吉金担任，其业务范围便

大得吓人。它横向与K市陆运系统协作，纵向同省直机关挂钩，这就紧紧扼住了K市经济流通的喉管。加之市委书记伍奎的外甥女为该公司营业部主任，公司副总经理陈立平的父亲是市委副书记，母亲为市人事局说话响当当的干事，于是K市的各级党政机关，对“腾飞公司”更加刮目相看。在K市年轻人眼里，能进“腾飞公司”工作，就象大城市某些男女挤进了中外合资企业一样，感到无尚荣耀。

至于公司的经营项目，门市部柜台上摆的全是给愚民们看的，一切“秘密武器”都在柜台下面藏着。

陈小妹环顾四周，不由长叹一声。

办公楼确实竭尽奢华，奶黄色墙面鹤立鸡群，屋顶盖着钢蓝色的琉璃瓦，颇有故宫的韵味。楼内的每个房间都安了空调装置。怪不得前来洽谈业务的各方客人，一走进大楼，立刻觉得信心十足。

“可是你要晓得，这房子的根基不稳呢，比起对门那座王辛汝办的糕点铺，差多了。人家姓王的靠什么发家致富？手、脑子、劳动、技术。他一点一点积累，还自己掏钱到外地学艺。他这叫作为社会增加财富。我们这个算什么？倒来倒去，票子是捞到了，可是你倒的那件物品呢？还是原样，没有变大。”李东胜到底是憋不住的，见陈小妹面露松爽之色，立刻把发条拧紧，“你当会计，内管家。这里的俗话叫做，管好不如楼好。你就是公司的楼子，你要摸着良心作事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李伯伯。”陈小妹感到语涉机密，走过去掩了房门。

李东胜又开始吹茶叶了，浮上来的茶叶总也吹不够。末了，他的态度又变了。”算了，你别听我这屁话。你想做一只好楼子也

难，过不了三天就撤你的职。为什么会计换得勤？就是要财务帐搞得乱糟糟。这里的俗话叫做，浑水才好摸鱼。”

“那我就不要摸着良心作事喽？”陈小妹故意说。

“难，这就叫做人难。凭我五十几年的经验，在新社会做人比旧社会更难。过去旧社会，好的丑的清清楚楚，我想当官就是要发财，我开铺子就是要赚钱。现在却是，当官叫作为人民服务，办服务公司叫作谋集体福利。真真假假，比真还假，假假真真，比假还真。到头来，当官的比过去更好捞钱，行骗的比任何社会都更好行骗，我算看透了，腻烦了。”

陈小妹听了这一番话，吓得嘴巴张开，能飞进几只苍蝇。

“李伯伯，那我干脆离开这是非之地好喽？”

李东胜把唇边的几片“怪味”茶叶咬咬，嚼碎，再用力吐掉，象在吐一口浓痰。然后他突然将袖子捋过肘弯，指着大块大块的伤疤说：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‘文化革命’中打派仗，我死保陈顺初，不让批斗他，造反派使用皮鞭抽我。我领导的组织叫做‘红色政权保卫军’。下次再搞‘文化革命’我第一个成立‘造反兵团’。”

陈小妹更吓坏了，忙说：“李伯伯您可小心着，您看到公司这样多问题，怎么不向上级反映呢？”

门外走廊里，响起“踢踏踢踏”的脚步声。李东胜脸色一变，放下茶杯，忙开门去看。有人已经走过去了，原来并不是窃听者。李东胜便说：“我有熟人在市检察院工作，我同他讲起时，他也很气愤。可是我拿不到真凭实据啊。他们一不让我去开会，二不让我算帐，而且有帐我也不会算，可我一直在等。这里的俗话叫做：三天不撒网，鱼在河里长。我就等有一天，在我死之前。现在你来了……”

他突然拉着陈小妹的胳膊，为的使她弯腰，好把最紧要的话送进她的耳朵。他蓬乱的胡茬触摩着陈小妹的耳轮。那话更使陈小妹毛骨悚然。她没等听完就连连后退，碰掉了报夹，鞋跟还踩在上面。“啊，那不成了搞阴谋诡计？我可不敢，我可不敢。”

“开门，小陈。有你的一封信。报社来的。你和报社什么人挂上钩了？”门外，响起了总经理刘吉金的声音。

三

市工商银行。

这儿是货真价实的金钱世界，柜台里面，一张张桌子上堆的是钱，一个个保险柜里放的是钱，一条条流水线上淌的也是钱。算盘子噼哩啪啦，点钞的“沙沙”声象海浪拍天的啸叫。柜台外面，一双双手里拿的是钱，一个个包里装的是钱，坐在位子上焦急的人所期待的还是钱。怪不得那些要钱不要命的歹徒，常常到这种地方来冒险。

陈小妹离开柜台时，提包里装了满满一兜人民币。出纳今天请假，她受托代取。

脑后总好象有脚步在响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怎么老是不断呢？她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下站着，大口大口地喘息了一会。原来是心跳得厉害。

是的，我不也在抢钱吗？一切用不正当手段从国库支取钱钞的人，不是比抢劫犯更可恶？而法律却只惩罚那些愚顽可悲、明火执杖的抢劫者。可恶而又可悲的抢劫犯啊。

走进大楼，她连钱带兜全放在刘吉金的办公桌上。

“我有这么多？”哼，他倒有兴致开玩笑呢，“你学的财务制

度是怎么说的？”

陈小妹靠在沙发上，一个劲儿出大气。还财务制度呢，真说得出口。

“拿走啊。我要锁门了，下面，车子还等着我呢。”刘吉金象慈父领袖一样拍拍她的肩膀，然后把钱袋挂在她脖子上。当他粗糙而多毛的指头眼看要接触她湿润的脸颊时，她灵巧地一偏脑袋，躲过去了。

“这样做不行哩，刘经理。”她轻轻地说，好象是自言自语。

“怎么，碰鼻子了？”刘吉金本要出门，这时坐下了，“我已经同他们营业部主任说好了，将来付给劳务费啊。”

“付那种‘劳务费’不符合财经制度哩！”见刘吉金今天的情绪尚好，陈小妹拢一拢齐肩的披发，突然决定反驳一下。

“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刘吉金摸摸脑门，重新坐好，“可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发明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啰，适当的原则性还得坚持，所以才要你来把关。放手干吧，我对你们充分信任。”

“我们欠银行的钱已经不少啦！”

“你不相信我们的偿还能力？哈哈，你才来不久。我们手头有秘密武器。陈立平同志这次去广州，就有一笔好交易。”

陈小妹见他提到这些，忙趁机试探：“正要向你汇报哩。陈副经理往广州汇去不少钱了，怎么……”

楼下，刘吉金专用的日产小车在鸣喇叭了。刘吉金听得不太专心，随口答道：“是啊。你们年轻人办事，有时就有点不可靠。”

“那就该派人去追回啊。”陈小妹急不可待，踩着他的鞋后跟问。

“唔，说是这么说。”

眼看要走出房门了，刘吉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猛地把陈小妹

叫住：“喂，你怎么知道陈立平拿走了货款？”

陈小妹痴痴呆呆，沉重的钱袋掉到了地下。上班时间，楼道里寂静无声。大街上车声隆隆，大楼仿佛在噪音中颤动。这些按常规办事的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：公司经理竟不允许主管会计过问大宗贸易款项，还要这个会计干什么？除非他自己另有个小帐本。而她，却在无形中发现了其中的某些奥妙。她多不愿意自己的发现是生活的本来面目，但从刘总经理刚才的态度猜测……

她被刘吉金问得措手不及：“我是看了帐本……”

“帐本？什么帐本，哪儿来的帐本？”刘吉金脸色发青，连连追问。

“不不，我说错了，我是看到自己的帐本不平衡，又听说陈副总经理去广州采购，长时间没回来……”陈小妹赶忙自圆其说。

刘吉金过分充血的眼睛，紧盯了她半晌，眼底明明飘过不信任的阴影。后来他说：“好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或者说，我相信你这个人。若不相信，就不会指名调你，你以为想来我们公司的人还嫌少吗？每月基本工资二百块，奖金五十，加上其他，象你这样一个才从学校出来的娃娃，每月的收入超过一个部长级干部。我想你应该感到满足吧。”

临走，他留下一份发放“红包”的名单，上面标着“机密”二字。

陈小妹心里乱哄哄的，语言中枢已不能正常工作。“轰隆轰隆”，大街上的载重卡车，好象要把坚硬的土地犁开一道沟。

四

那发现一百八十万元的秘密的机会纯粹属于偶然。

办公室北面墙下并排立着六个柜子，其中五个由“铁将军”严

密地把守着，贴了封条，封条上没写日期，只有“永久封存”四字，并盖着本公司的大章和总经理刘吉金的篆文印章，“永固”牌大铁锁上积了一层灰。但仔细看去，五个柜子的尘封时间又有先后之分，因为其中有两个印痕清晰、新鲜，锁上的灰尘也不算太多。

第六个柜子，才是陈小妹的管辖品。

陈小妹开始并不注意，只每天上班后用对待自己所使的书桌、文件柜同样的态度，把那五个柜子仔细抹一遍。封条沾不得水，她就把上面的灰尘轻轻吹掉，“永固”牌铁锁和封条是粘连的，也只好如此对付。里面放的什么，她没过问。那天公司预备发给职工每人一台“华声”牌高级电风扇，买来后暂时堆放在她的办公室。屋里的空间一下便紧张起来。没有办法，只得将一部分往柜顶上堆。忽然有人惊叫起来：“坏了，把封条蹭破了。”大家便起了一阵惶恐。指挥搬运的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恒聪本来干得正欢，胖胖墩墩的躯体滚来滚去，多肉的脸上满是油汗，一边忙碌，一边和姑娘们调笑。过多的欢声笑语，几乎把窗玻璃给震碎了。发放东西，无疑是公司的节日。现在出了岔子，刘恒聪视作天塌地陷，脸色立变。他赶紧挥手叫大家停歇，自己象闯了大祸一样，出门找刘吉金去。十分钟以后空手回来，神情严肃地对大伙说：“刘总经理不在家。大伙都看到了，是小李子无意中把封条碰烂的，待会儿刘总经理问起来，大家得作证。还有你，小陈妹子，你是这屋子的主人，责任与众不同，我也来证明你没有动过封条。现在继续干吧，千万千万，别再碰那玩意儿了。”

陈小妹刚搬起一个装电风扇的大纸箱，听完这话，手臂立刻发僵了。电风扇砸在地上。“什么东西？”紧张得声带的振动也违反了常规。

“刘总经理没告诉你啊？”